續編

二

東詩零言

九

目錄卷之九

新羅 [redacted] 成守琛 李舜臣 成斯文

崔致遠 申叔舟 梁山甫 燕山癸亥生 韓浚謙 宣祖丙戌 洪禹敎

高麗 徐居正 李潤慶 中宗甲午文 柳持敬 武文 宣祖丙子生 柳克新

崔承老 薛緯 世宗己亥文 孫仲暾 成宗己酉文 柳根 一名官

朴寅亮 成宗 申光漢 沈喜壽 成憲徵

崔瀣 懸鶉老人 李荇 金長生 明宗戊申生 倡洞

鄭知常 黃衡 成宗庚子武科 李長吉 武 洪復祥 宣祖己卯武科 李植

金富軾 慶延 成宗朝被薦 梁子澂 中宗癸未生 金偉男 宣祖壬寅文 宋甬昌

恭愍王 李英賢 李珥 李氏玉峯 沈大孚 仁祖癸酉文

本朝 文瑾 燕山丙辰文 趙憲 有一人 趙緯韓 光海己酉文

定宗 朴紹 李恒福 一太學生 權韠

宋甲祢	張紳	高用亨 (宣祖丙午文)	肅宗	崔斗瑞
權克中 (光海壬子進)	李慶全	申徽	南龍翼	趙姓人
光海	趙絅 (仁祖丙寅文)	沈尚鼎 (肅宗庚寅文)	吳道一	一武人
趙希逸 (宣祖壬寅文)	孟世衡 (仁祖癸亥文)	南老星 (仁祖辛未文)	南九萬	英 俞彥述 (英宗丙辰文)
李行遠 (光海丁巳文)	俞榥 (仁祖癸酉文)	任興君	魚尚明	
李昭漢 (光海辛酉文)	尹文舉 (仁祖癸酉文)	宋朮庵	黃順承 (孝宗壬辰生 [illegible])	
李遇春 (中宗戊戌生 宣祖癸酉進士)	具瑩 (宣祖甲申生 光海壬子進)	鄭湲	朴紳 (顯宗丙午文)	
沈氏	李元俊	李一相 (仁祖戊辰文)	沈磨 (仁祖乙亥文)	
李敏求	鄭叔周 (仁祖癸巳文)	金壽增 (孝宗庚寅生)	姜世龜 (肅宗戊午文)	
鄭之羽	任㬇	郭河	趙泰萬 (顯宗壬子生 肅宗丁酉[illegible]仕)	
李娃	趙相禹 (宣祖壬午生)	李東柱	湖西人	
洪宇定 (仁祖丙寅[illegible])	金尚憲	成琬	李某	

新羅

崔致遠

息菴金相公錫胄嘗取東方詩人自羅麗至我朝各有品題其評曰文昌候崔致遠千仞絶壁萬里洪濤樂浪候金富軾虎嘯陰谷龍藏暗竪知制誥鄭知鏡溼天白雲居士李奎報金鳩劈天神龍舞海知公州陳澕花開瑞雪彩絢祥雲益齋李齊賢烟雨吞虹霓變幻牧隱李穡屈注天潢倒連滄海圃隱鄭夢周躍鱗清流飛翼天衢陶隱李崇仁千葉雷動萬騎雲屯又徐四佳居正峩嵋積雪閬風蒸霞真逸齋成侃鶴飛青田鳳巢丹允佔畢齋金宗直明月撥雲芙蓉出水梅月堂金時習銀樹霜披珠臺月寫忘軒李胄瑞芝祥蘭和風甘雨挹翠軒朴誾金

湯古險山海雄關客齋李葕夜游金谷春宴玉樓訥齋朴祥
壚峯轉霧石瀨鳴湍湖陰鄭士龍飛湍走壁晴雷噴閣企齋
申光漢魚游明鏡花粧層崖又曰恩菴朴淳畵栱棲烟文軒
架壑石川林億齡山城驟雨風枝鳴蟬錦湖林亨秀幽壑清
湍斷崖層臺蘇齋盧守愼懸巖峭壁老木蒼藤霽峯高敬命
吟風吹露躋漢騰霞芝川黃廷彧快鶴慱風健兒射雕簡易
崔岦快閣跨漢老木向春孤竹崔慶昌金闕曉鍾玉階仙仗
玉峯白光勳寒蟬乍鳴踈林早秋蓀谷李達秋水芙蓉倚風
自笑又曰月沙李廷龜雲捲蒼梧月掛扶桑芝峯李睟光積
李縞夜崇桃絢盡體素齋李春英林梢霜月峽口秋雲石洲
權韠奇峯雲興斷壑霞蔚東岳李安訥露閣橫波虹橋卧壑
五山車天輅快鵬橫海衆馬騰空九畹李春元青驄白馬玉

勒珠冊竹陰趙希逸絡雲籠月疎星浥露澤堂李植百尺峭巖十圍孤松東溟鄭斗卿長風扇海洪濤接天象村文章與芝峯伯仲間而獨漏於此豈息菴以其外先祖故不敢評品而然歟就其詩家大小體格各有引譬而無不的當故庸録于編尾玄湖鎖談

○我東自崔孤雲以後歷高麗至我朝其間數千餘載為文章者不啻數百家而大家則僅十餘人故今記其表表警聯崔學士孤雲之潤州慈和寺詩畫角聲中朝暮浪青山影裡古今人余未嘗不歎其感慨李白雲春卿之元日早朝詩三呼萬歲神山湧一點千年海果來未嘗不歎其壯麗李益齋仲思之紀行詩雨催寒犢歸漁店風送輕鷗近客舟未嘗不歎其精緻李牧隱穎叔之山中詩風清竹院逢僧話草軟陽坡共鹿眠未嘗不歎其穠贍徐四佳剛仲之龍鍾詩黑雲

暗淡葡萄雨紅霧霏微菡萏風未嘗不歎其沖澹金佔伻季溫
清心樓詩十年世事孤吟裡八月秋容亂樹間未嘗不歎其
爽朗金東峯悅卿山居詩龍歸洞雲歸遠竪雁拖秋日下遙岑
未嘗不歎其雅健成虛白馨叔延慶宮古基詩羅綺香消春獨
在笙歌聲盡水空流未嘗不歎其悽楚朴挹翠仲說福靈寺詩
春陰欲雨鳥相語老樹無情風自哀未嘗不歎其神奇李容
齋擇之大興道中詩多情谷鳥勸歸去一笑埜僧無是非未嘗
不歎其閑談鄭湖陰雲卿荒山戰場詩商聲帶殺林巒肅鬼燐
憑陰堞壘荒未嘗不歎其勁悍盧蘇齋寡悔寄尹李詩日暮林
烏啼有血天寒沙雁影無鄰未嘗不歎其悽惋黃芝川景文羅
官詩青春謾說歸田好白首猶歌行路難未嘗不歎其激切
崔東皐岦之赴京詩釼能射斗誰看氣衣未朝天已有香未嘗

不歎其矯健　張谿谷國早發板橋詩寒蛩切々草間語

輝々天際流未嘗不歎其清楚此可以嘗臠知鼎者也　小華詩評

○悽惋如崔孤雲姑蘇臺詩荒臺麋鹿遊秋草廢苑牛羊下夕陽寒苦如林西河贈人詩十年計活挑燈話半世功名把鏡看纖巧如金老峯泝川詩飄盡斷霞花結子㓨　驚浪麥生孫清曠如李益齋曉行詩三更月照主人屋大野風吹遊子衣老熟如李牧隱自述詩身為病敵難支久心與貧安已守成典麗如李陶隱元日早朝詩梯航玉帛通蠻貊禮樂衣冠邁漢唐古朴如金佔畢伏龍途中詩邑犬吠人籬有賓野巫迎鬼紙為錢高潔如金東峯贈徹上人詩流水落雲觀世態碧松明月照禪談奇逸如朴挹翠永保亭詩急風吹霧水如鏡近浦無人禽自謡㐌達如奇服齋曉坐詩心通萬水分

源處耳傾千林發籟閒奇妙如鄭湖陰旅舍詩馬吃枯萁和
夢聽鼠偷殘栗背燈看鍛鍊如崔東皐客中詩人輕遠客初
逢淡馬苦多歧每到迷感慨如車五山咏懷詩神仙有分金
難化天地無情鈞獨鳴神妙如權石洲幽居漫興詩清晨步
到澗邊石落日坐看波底峯瀏亮如李東岳江亭詩江潮欲
上風鳴岸野雨初收月湧山富麗如柳於于關西詩春遊關
塞玉三月花發江南帝六宮悽切如李澤堂驪江詩江湖極
目皆秋色鄭序關心又夕陽奇壯如鄭東溟北關詩嶺寒過
雁常愁雪海黑潛龍欲雲起○小華詩評

高麗

崔承老

○崔侍中承老禁中新竹詩

錦籜初開粉節明低臨輦路綠陰成宸遊何必將天樂自有金風撼玉聲有諷戎音樂之意李亨齋稷鐵嶺詩崩崖絶澗愜前聞北塞南州道路分回首日邊天宇靜望中還恐起浮雲有憂讒畏毀之意權慎村思後放雁詩雲漢猶堪任意飛稻田胡自蹈危機從今去向冥冥外只要全身勿要肥以警逐利之徒辛文學蕆詠木橋詩斫斷長條跨一灘濺霜飛雪帶驚瀾須將步步臨深意移向功名官路看以戒干祿之徒崔東皐岦十月雨詩一年霖雨後西成休說玄冥太不情正叶朝家荒政晚饑時料理死時行訏謨廊廟者可以自警柳於于夢寅伊川詩貧女鳴梭淚滿腮寒衣初擬為郎裁明朝

砧字未詳

裂與僕祖史一吏總歸一吏來分憂子民者可以爲鑑噫唐

聶夷中二月賣新絲五月賣新穀之詠論者亦以周詩討之

我東諸作其有補於風化者宣遠在聶夷中之下乎並小華詩評

朴寅亮

余以臆見妄論勝國與 本朝之詩曰麗代之爲者如

小華寅亮之手亮郭真靜輿之玄閒金文烈富軾之矯健林西河

椿之奔放金老峯克己之醞藉李銀臺仁老之要妙俞文安升旦之

巧密吳玄靜世才之硈硬陳翰林澕之流麗金英憲之岱之騰踔

洪舍人侃之穠麗李稼亭穀之厚醇鄭雪谷誧之纖美偰近

思遜之哀抗李樵隱仁復之詳穩鄭圓齋樞之平鋪金惕若九容

之若負李牧隱穡之渾博鄭圃隱夢周之豪暢李遁村集之安

寂李陶隱崇仁之精鍊元文定松壽之冲確各造其妙而至於色

韻之精雅當以李益齋齊賢爲宗聲律之清新當以鄭司諫知常

爲主氣力之雄壯當以李文順奎報爲冠本朝之尤者如鄭三峯道傳之凌厲姜通亭淮伯之開爗李雙梅詹之榮茂卞春亭季良之練達徐四佳居正之贍大李三灘承召之安適姜晋山希孟之蒼老金佔畢宗直之勁傑金梅月時習之神邈南秋江孝溫之激烈李忘軒冑之高舉鄭虛菴希良之烱邃李容齋荇之圓渾朴訥齋祥之感慨金慕齋安國之核激金冲菴淨之簡峻奇服齋遵之悲惋蘓陽谷世讓之舒泰鄭湖陰士龍之鍊悍申企齋光漢之範秀林石川億齡之飛動鄭林塘惟吉之茀曠李退溪滉之純靜盧穌齋守愼之淵宏朴思菴淳之艷潔李栗谷珥之通明成牛溪渾之雅正宋龜峯翼弼之真活黃芝川廷彧之典特李鵝溪山海之妍媚鄭松江澈之遒緊高霽峯敬命之穠富許荷谷篈之超敏林白湖悌之爽快崔孤竹慶昌之淸淑白玉峯光勳之瘦朗李蓀谷

字彥明號拙翁…
…成雞林人

鄭誧字仲孚…雪谷三十六…

達之孤絶崔簡易(岦)之沉健李月沙(廷龜)之和遠申象村(欽)之粹潤李五峯(好閔)之韻銳李芝峯(睟光)之溫譺車五山(天輅)之轟浩李體素(春英)之鷙湯李東岳(安訥)之混雄洪鶴谷(瑞鳳)之警策金清陰(尚憲)之恬整張谿谷(維)之瑩達李觀海(敏求)之閑曠李澤堂(植)之精緊李白洲(明漢)[illegible]迭各臻其極而至於調格之卓邁當[illegible]主情境之諧和當以權石洲(韠)為宗體制之亦拔當以鄭東溟(斗卿)為冠余欲以企齋敵司諫石洲敵益齋東溟敵文頎具眼者以為如何(壺谷詩話)○

崔瀣

一詩可以達事情通風諭也若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亦徒勞而已崔拙翁瀣還職後詩曰塞翁雖失馬莊叟詎知魚倚伏人如問當須質子虛以警患得患失之輩鄭雲谷(誧)亦見詩曰乏食甘藜藿無衣

剖字下漏一字

愛葛絺若求溫飽槃不得罟先隨以警非分妄求之輩李稼
亭穀有感詩曰身為蔵剖珠妻因徙室忘處心如淡泊遇事豈
蒼黄以警人之物欲内蔽成獨谷石璘送人楓岳詩曰一萬
二千峯高低自不同君看日輪上高處最先紅以警人之品
性高下崔猿亭壽峨江上詩曰暮蒼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
宜早泊風浪夜應多有急流湧退之意宋龜峯翼弼南漢詩
迷花歸棹晩待月下灘遅醉睡猶垂釣舟移夢不移有守操
不變之意徐萬竹益詠雲詩曰漠々復飛々隨風任拘衣緋
細無定態東去又西歸以譬改頭換面隨勢翻覆者中春沿
最歧灘詩曰歧灘石如戟舟子呼相謂出石猶可避暗石真
堪畏譬口蜜腹劍潛發巧中者
東自麗朝至于今作為詩話或小說以傳於世者夥矣各因

鄭知常戲

達之孤絶崔簡易岦之沉健李月沙廷龜之和遠申象村欽之粹潤李五峯好閔之韻銳李芝峯粹光之溫[illegible]車五山天輅之轟浩李體素春英之驚湯李東岳安訥之混雄洪鶴谷瑞鳳之警策金淸陰尚憲之恬整張谿谷維之邑達李觀海敏求之閑曠李澤堂植之精緊李白洲明漢之豪逸各臻其極而至於調格之卓邁當以朴挹翠誾為主情境之諧和當以權石洲韠為宗體制之奇拔當以鄭東溟斗卿為冠余欲以企齋敵司諫石洲敵益齋東溟敵文順具眼者以為如何壺谷詩話 ○

崔瀣

一 詩可以達事情通風諭也若言不關於世敎義不存於比興亦徒勞而已崔拙翁瀣遁職後詩曰塞翁雖失馬莊叟詎知魚倚伏人如問當須質子虛以警患得患失之輩鄭雲谷誧示兒詩曰乏食甘藜藿無衣

剖字上漏一字

目

鄭知常

愛蔦絺若汞温飽樂不得罟先隨以警非分妄汞之輩李稼亭（穀）有感詩曰身為藏（珠）剖妻因徙室忘處心如淡泊遇事豈蒼黄以警人之物欲内蔽成獨谷石璘送人楓岳詩曰一萬二千峯高低自不同君看日輪上高處最先紅以警人之品性高下崔猿亭壽峨江上詩曰。暮蒼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宜早泊風浪夜應多有急流湧退之意宋龜峯翼弼南漢詩迷花歸棹晚待月下灘遲醉睡猶垂釣舟移夢不移有守操不變之意徐萬竹益咏雲詩曰漢々復飛々隨風任拘衣俳細無定態東去又西歸以譬改頭換面隨勢翻覆者申春沼最歧灘詩曰歧灘石如戟舟子呼相謂出石猶可避暗石真堪畏譬口蜜腹劍潜發巧中者（小華詩評）

我東自麗朝至于今作為詩話或小說以傳於世者夥矣各因

御筆[illegible]

[illegible]

剖字上漏一字

目

鄭知常

愛葛絺若汞温飽樂不得罟先隨以警非分妄求之輩李稼
亭轂有感詩曰身為藏珠剖妻因徙室忘處心如淡泊遇事豈
蒼黄以警人之物欲内蔽成獨谷石璘送人楓岳詩曰一萬
二千峯高低自不同君看日輪上高處最先紅以警人之品
性高下崔猿亭壽峸江上詩曰暮蒼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
宜早泊風浪夜應多有急流湧退之意宋龜峯翼弼南漢詩
迷花歸棹晚待月下灘遲醉睡猶垂釣舟移夢不移有守操
不變之意徐萬竹益詠雲詩曰漠漠復飛飛隨風任徇衣緋
細無定態東去又西歸以譬改頭換面隨勢翻覆者中春沿
最歧灘詩曰歧灘石如戟舟子呼相謂出石猶可避暗石真
堪畏譬口蜜腹劍潛發巧中者小華詩注
我東自麗朝至于今作為詩話或小說以傳於世者夥矣各因

聞見而筆之其詳略之不倂取舍之不同無足恠也至於作者之姓名互換朝代或舛如石頭松老一片月天末雲低千點山之句李仁老破閑集以鄭知常詩載之崔滋補閑集以滎陽補閑詩錄之上磨星斗屋三角半出虛空樓一間之句補閑集以使臣崔姓名亡者載之李齊賢櫟翁稗說以鄭知常詩錄之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徐居正東人詩話以唐時高麗使詩載之曺伸諛聞瑣錄水鳥浮還沒以士人沈善詩錄之山雲斷復連以參判洪逸童詩錄之春夢亂於秦二世羈愁強似魯三家之句權應仁松溪謾錄以魚無迹詩載之申欽晴窓軟談以文官朴蘭詩錄之使觀者莫知適從展轉失真若非愽洽之士安得辨主客而定是非耶後之秉筆記詩者不可不審也（小華詩評）

金富軾

佔畢齋集曰自學詩來得我東詩而詩之名家者不啻數百
由今而上遡羅季幾一千載其間識風教形美刺開闔抑揚
深得性情之正者可以頡頏於唐宋模範於後世云蓋東方
詩學始於三國盛於高麗極於我　朝自佔畢至于今亦數
百年文章大手相繼傑出前後作者不可勝記雖比之於中
華未足多讓豈太師文明之化有以致之歟今姑百取一二
俾後人見一木而知鄧林之多材云爾余每誦金侍中即景
詩驚雷盤絕壁急雨射頹陽則駭其奮迅鄭學士杜鵑詩聲
催山竹裂血染野花紅則怪其工艷李白雲德淵院詩竹虛
同客性松老等僧年則慕其孤高李牧隱浮碧樓詩城空月
一片石老雲千秋則服其清遠卞春亭春事詩幽夢僧來解
新詩鳥伴吟則悅其清新金乖崖山寺詩胸虛僧結衲塔靜

客題詩則愛其閑雅佔俾齋仙槎寺詩青山半邊雨落日上方鍾則嗟其清亮金冲菴寒碧樓詩風生萬古穴江撼五更樓則喜其豪壯李容齋溪上卽事詩鑿泉偷岳色移石穀溪聲則想其奇切。鄭湖陰感懷詩未得先愁失當歡已作悲則覺其清切崔東皐除夕詩鴻溝未許割羊胛不須烹則歎其奇健車五山孤雁詩山河孤影沒天地一聲悲則畏其秀逸

○小華詩評

恭愍王時每於端午前選武官年少者及衣冠子弟習擊毬之藝至其日於九逵之傍設龍鳳之帳王幸帳殿排宴設女樂卿大夫從之擊毬者盛服一毅之費直中人十家之產分二隊於左右妓一人執毬而進步中奏樂之節當殿前唱詞云滿庭簫鼓簇艇毬絲竿紅綱捻提頭唱訖而退荼塔時我 太

祖亦與其選擊毬防尾橫防之法擧國驚駭以爲前古未聞

龍飛御天歌

新元興

謏

本朝

定宗庚辰二年九月 上與 世子太宗詣德壽宮設宴獻壽

太上王太祖作詩曰年雖七十心相戀 上屬對曰夜已三更

興不窮盡歡而罷寶鑑

伽倻仙女

知詩難於作詩自古能詩者咸以選

詩為難余聞之先輩趙石磵所選三韓龜鑑多所缺略柳夢

窩大東詩林未免固誠徐四佳東文選即一類聚亦非選法

蘊陽谷續東文選取舍不公頗因愛憎金佔畢青丘風雅只

取精簡遺其發越柳西坰續青丘風雅與奪不明未得要領

惟許筠國朝詩刪澤堂諸公皆稱善揀詩刪之盛行於世蓋

以此也然其中所謂鬼作而首伽倻仙女詩及李顕郁詩皆

古人所作故余表而出之以破其虛妄伽倻仙女詩即國初

申叔舟

人都元與次林椿諸人嶺南樓韻詩而輿地勝覽所録也其詩云金碧樓明壓水天昔年誰揖此峯前一竿漁父雨聲外十里行人山影邊入檻雲生巫峽曉遶波花出武陵州沙鷗但聽陽關曲那識愁深動别筵李顕郁詩即皇朝王陽明盧山開元寺作也載在本集其詩云秋山路僻問歸樵爲指前峯石逕遥僧與白雲還暝壑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無頼幽興年来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踈鍾隔渚夜迢迢噫筠乃假設名姓欲瞞後人眼目何哉且以世情老去語意見之必是人間語而非鬼作明矣余之此論近於老吏斷獄陽明有靈想抵掌於冥冥也（小華詩評）○

天使到我國者皆中華名士也景泰初年侍講倪謙給事中司馬詢到國不喜作詩謙雖能詩初於路上不留意於題咏至

謁聖之日有詩云濟々青衿分左右森々翠栢列成行是特
集賢儒士金盛見之哂笑曰真迂儒教官所作可袒一肩而
制之及遊漢江作詩云幾登傑閣縱奇觀又棹樓船泛碧湍
錦纜徐牵緣翠壁玉壷須送隔雕欄江山千古不改色賓主
一時能盡歡遥想月明人去後白鷗飛占鏡光寒又作雪霽
登樓賦揮毫灑墨愈出愈奇儒士見之不覺屈膝館伴鄭文
成不歡敵　世宗命申泛翁成謹甫往與之遊仍質漢韵侍
講愛二士約為兄弟相與酬唱不輟竣事還抆淚而別　世
祖朝翰林陳鑑到國翰林見畫蓮作詩曰雙々屬玉似相親
出水紅蓮更逼真名播頌聲緣有客愛從周後豈無人遠觀
自可祛煩暑竝立何曾染俗塵料得丹青知此意絶勝鵝鴨
惱比隣朴延城為館伴次韻云水鄉花鳥邈難親筆下移来

爭字誤

氣字誤

巧奪眞菡萏初開如欲語鷺鷥閒立不驚人於泥淨爭還無染氷雪高標迴脫塵玉署儒仙看不厭清儀馨德與相隣從事李瀷保之所作也又作喜晴賦金文良即依韻次之翰林大加稱賞曰東方文士與中華無異又其後陳給事中嘉猷到國謁箕子廟作詩曰炮烙烟氣玉氣裏佯狂心事有琴知言垂千載存洪範人到三韓謁舊祠為人美容姿鬚髯如畫信乎人與才兩美也其後給事中張寧以我國擅殺野人事来問平壤舟中詩云平壤孤城發曉裝畫船簫鼓麗春陽鳥邊雲盡青山出渡口潮通碧海長共喜皇恩同大地不知身世是他鄉清罇且莫頻相勸四牡東風路渺茫遊漢江作詩十首其一曰東國有高樓〻前漢水流光搖青雀舫影落白鷗洲望遠天疑盡凌虛地欲浮八窓風日好下榻更淹留餘

九首亦佳又作稼讓論〻右人所不言之事大抵詩文皆飄
飄然有凌雲出塵之思非他俗子所可彷彿也其後太僕丞
金湜中書舍人張城到國金湜善詩尤長於律筆法臻妙畫
竹入神人有求畫者以左右手揮灑與之又畫一簇呈于
世祖世祖令畫士粉描加彩又令文士作詩言奪胎換骨之
意請宴之日掛諸壁間太僕初見不識熟視大笑曰此大王
顛倒豪傑處也天使詩曰新試東藩雪字袍夜深騎鶴過江
皐玉簫聲透青天月吹落丹山白鳳毛申高靈詩云天上儒
仙蜀纈袍筆端清興寄林皐青丘正值千齡運玉葉瓊枝化
翠毛金乖崖詩云十載春風染舊袍貞姿會見雪霜皐誰教
白質還青帛變化中山一穎毛李文簡詩云霜雪癯姿拔翠
袍鋒龍風雨變江皐歲寒結得枝頭實棲集丹山五彩毛徐

徐居正

達城詩云此君奇節可同袍玉立亭亭萬丈皐龍騰變化態多術一夜雷風換骨毛金福昌詩云苦節何曾換故袍杜鼓堅白辨湘皐晴匈披得鵝溪繭依舊青青頗玉毛（慵齋叢話）○古

古人於詩投贈酬答但和其意而已次韻之作始於元白往復重押愈出愈新至歐蘇黃陳而大盛然於詞賦用韻未之聞爲我國凡皇朝使臣采風觀謠之作例皆賡和之雖詞賦大述亦必步韻明使陳鑑作喜晴賦 世廟難其人召金乖崖守溫曰汝試爲之乖崖退私宅獨臥廳事中凝神不動几若僵屍締思數日方起令人執筆書進文瀾沛然辭意貫當韻若天成 世廟讀之喜命崔寧城恒潤色之寧城竄改數句乖崖笑曰安有持刻畫無鹽之餘爲西子補粧者耶陳鑑見之果大加稱賞而指點改下處曰非本人手段自是乖崖之

名大播中朝後華崖入覲帝庭翰林院帶牙牌學士環立賞見曰此金喜晴也詔使倪謙之來申保閑叔舟與之遊賞手把一集衣面以小楷書泛翁（保閑之字也）二字乃匪懈堂筆也倪謙見之曰筆法甚妙此誰所書也文忠諺言吾友姜景愚（希顏之字也）也謙出紙求書贈以仁齋（希顏之號也）書謙曰非一筆也世廟聞之曰王子公孫貴守文雅其於藝何諱令匪懈堂書與之後國人赴燕者求妙筆燕人曰爾國自有第一何勞遠購以是知清之（匪懈堂之字也）之蹟見重於中國也陳倪藻識之神能辨其眞贋於隻句片字之間誠可貴也　成廟朝祈戶部傾來須帝命途道所由覽物興咏遠接使徐四佳居正以爲平々心易之竣使來明日四佳以漢江之游請傾曰諾在道酬唱客先主人明日江上主人先客以起興可也四佳預述

一律並録夙制永川明遠楼詩韵曰當豎此老降穡矣到濟川亭酒未半於座上微吟若為搆思之状索筆書呈一聯有曰風月不随黄鶴去煙波長送白鷗来頃即席走毫曰百濟地形臨水盡五臺泉脉自天来顧四佳曰是否筆鋒横逸不可枝梧四座皆色沮乖崖亦頽席當和押有堆字苦吟思涸攢眉顧人曰神耗意竭吾其死矣久乃僅綴云崇酒千瓶肉百堆爾後又有頭字押乖崖云黒雲含雨已臨頭頃曰可洗肉百堆秉舟放棹順流而下江山役神觴豆疲形操觚瀝精不暇流眄西日半啣夕波微興倚醺暝目之頃舟至蚕頭峯下戸部閙目曰是何地名古者曰楊花渡即吟一律人從竹葉杯中醉舟向楊花渡口横四佳次韻山似商懐長偃蹇水如健筆更縦横二公巧速略相敵猶両雄對陣持久不決奇

正變化莫不相語鋒交戰合電流雷迅而揖讓之氣存乎旗
皷之間雖堂〻八陣擧扇指麾而仲達之筭無遺策亦未易
降也順嘗曰先生在中朝亦嘗居四五人內矣還至臨津舟
上四佳先賦古風長韵傾巻紙尾置案上手披徐〻覧一句
輒成一句手眼俱下須臾覧訖而步韵亦訖步韵而筆猶不
停連書竟紙颯〻風馳雨驟而一篇又成四佳脈之顧從事
蔡懶齋曰速矣多矣顏稍蹙然即連賡兩什意思泉湧浩〻
莫竭彼一再唱而和必重累以多為勝此亦稀世之捷手也
中朝人士見國人問徐宰相安未崔司諫溥嘗自耽羅漂海
至台州泝蘇杭而來南人亦有問者四佳名聞於天下可知
也厥後董侍講越来行到平壌城張盛席于風月楼按察成
虛白俔儀貌不揚董使以為州官視之不甚省及酒酣賦詩

在座皆和虛白之作有紅雨滿庭桃已謝青錢點水藕初浮等語董使改容曰此人何故作州官接伴許忠貞公琮答曰我國重觀風揀朝右為之董使風月樓記云觀察內秀而文蓋以此也逮回旋臨鴨綠江祖餞彼此俱有惜別之色忠貞作一絕云青煙漠漠草離離正是江頭欲別時默默相看無限意此生何處更追隨董使覽而悅之即次曰重上蘭舟話別離相逢莫道更何時蘆花細雨掩燈夜兩地應知有夢隨因相視不覺涕下信乎情志同歸不間風土也正德辛巳嘉靖　皇帝立唐修撰皐等來宣登極詔伴使李容齋荇初於讌接交酧舉掌前揖皐輒申手執其臺少推之俾稍却立似有厭近之意皐有飲酪詩容齋連次四絕曰柳下胄中定自和休論酪牲更如何芳名得上詩人句已比尋常酒德多盛

梅今日不須和奈角殘傷真性何若使次公知此味當時未必減無多一椀嘗来逈太和新詩得意妙陰何若將麵藥論憂劣一段天真沒自多香粳雪乳共調和滋養工夫捨此何熊掌從来非所欲子輿之論有誰多自是交際款昵常稱詩壇老將詞翰動人類如此近時中朝有一禮部郎奇禁國人購書籍乃以謂文章多流出海外也以我國為禮義文獻之邦不鄙夷之者多在是角誠使我國文士入中朝贊定高下於諸老間豈盡多讓於彼哉其不間於古今夷夏明矣 龍泉談寂

薛緯為人廉謹倅萬頃時誤被監司所詆投笏而去留詩云數年江郎獨鳴琴志在山高與水深世上難逢鍾子耳絃中誰會伯牙心 輿地勝覽 魚叔權稗官雜記曰正統中[illegible]須作 世宗己亥文科大司成 世祖

大[illegible]作[illegible]詩[illegible]之曰情[illegible]創窗春日遲[illegible]空老落花時世間萬事皆如此扣角狂歌誰得知 大東詩選 成

在座皆和虚白之作有紅雨滿庭桃已謝青錢點水藕初浮等語董使改容曰此人何故作州官接伴許忠貞公琮答曰我國重觀風揀朝右為之董使風月樓記云觀察內秀而文蓋以此也遠回旋臨鴨緑江祖餞彼此俱有惜別之色忠貞作一絶云青煙漠漠草離離正是江頭欲別時默默相看無限意此生何處更追隨董使覧而悦之即次曰重上蘭舟話別離相逢莫道更何時蘆花細雨挑燈夜兩地應知有夢隨因相視不覺涕下信乎情志同歸不間風土也正德辛巳嘉靖 皇帝立唐修撰臯等來宣登極詔伴使李容齋荇初於讌接交酬擧筆甫揖臯輒申手執其臺少推之俾稍却立似有厭近之意臯有飲酪詩容齋連次四絶曰柳下胥中定自和休論酪性更如何芳名得上詩人句已比尋常酒德多盃

梅今日不須和奈角殘傷真性何若使泫公知此味當時未必或無多一椀嘗來迓太和新詩得意妙陰何若將麯蘖論優劣一段天真汝自多香粳雪乳共調和滋養工夫捨此何熊掌從來非所欲予輿之論有誰多自是交際款昵常稱詩壇老將詞翰動人類如此近時中朝有一禮部郎奇禁國人購書籍乃以謂文章多流出海外也以我國爲禮義文獻之邦不鄙夷之者多在是角誠使我國文士入中朝贊定高下於諸老間豈盡多讓於彼哉其不間於古今夷夏明矣 龍泉談寂

薛緯爲人廉謹倅萬頃時誤被監司所訴投笏而去留詩云數年江郡獨鳴琴志在山高與水深世上難逢鍾子耳絃中誰會伯牙心 輿地勝覽

魚叔權稗官雜記曰正統中[illegible] 世宗己亥文科 世祖

在座皆和虛白之作有紅雨滿庭桃已謝青錢點水藕初浮

南孝溫秋江冷話曰成化弘治年間有一書生姓名不傳也
住永安道山寺有藍衣老人乞米村野遇辨曰云云詩云云
東人嘗曰我邦儒少而才德之士遭海道珠之新書一册
答音前未聞如之夫子未知其人東野老人至市乎輪也學而無論不
要讀古詩今是也乎

成宗九年十二月　上進宴于　王大妃殿復召諸宗宰賜酒

樂書下一句曰昇平今日醉無妨禮曹判書李承召即席足

三句爲一章曰魚水相歡共一堂安不忘危古所戒更思王

業繫苞桑 寶鑑

懸鶉老人隱者也乞米村野見人讀書則曰措大何太苦僕乎

生乞丐足矣作詩示之曰懶倚紗窓春日遲紅顔空老落花

時世間萬事皆如此扣角狂歌誰得知 大東詩選

成

[illegible]

南岑温秋江所给以閲化弘法來至一老先生姓韓者讀書
於永安道山寺見藍衣老人气象村野愚迸翁曰云云語云云聞
東人嘗曰我非偏步乃才必迷豈不渡海遂誅之新之善聽鄰
其音前未聞之夫者未知其人東野之人立市井觸也學而篇論語以不
安議者為余道此事

黄衡[8]○中廟朝名将也生而有神威聲如洪鍾居在河峴而語音
聞于闕内　成廟毎當曉認其咳聲輒曰黄将軍起矣時有
臺官論公居官濫用二端木綿駄運帰沁都未幾對馬島倭
作亂起公為将公自辟論已臺官為従事方其交戦使従事
隠身於胡床下以避之公援枹督戦神気自若俯問従事曰
能直二匹木否従事尤為惶悩是役也公有詩曰建節高臺
起大風海雲初捲日輪紅倚天撫劍頻回首馬島弾丸指顧
中詩亦見其気像也遺墓寄在沁都至今著靈驗樵牧不敢
侵毎當祭日婢僕稍有不謹輒致冥罰記聞○官工判謚荘武
慶延徴君居清州之終南茅山性至孝　世祖徴拜不起　成
廟召見問曰冰凍時得魚供父又泣菜々生信乎對曰病父
思食魚膾臣設網甚盛幸而得之此豈異事　上曰何不畏

溺乎對曰川小水淺雖濫漲不過腰膝　上曰與古剖冰得
魚同也仍教曰忠孝貴於兩全何爲不仕對曰君上用之則
仕不用則不欲求進也　命除職拜六品官旋拜尼山縣監
吏民畏愛佔畢齋過其廬詠詩曰揚聲繼曾閔錫爵遇勳華
遺墟碑　○　字大有清州人　世稱徵君先生
李[illegible]賢當元衡搆煽少忤者家立碎公終不爲觥散元衡等雖
大恚頷公無辭可指終免其釁嘗有詩曰誰知天有眼一一
見人情善惡幾微隱災祥感應明此可見公之大畧也墓表　○
字希聖廣州人　中宗
文瑾以司諫爲養爲金海府使金冲庵以詩送之有大器高時
望之句未一歲惠化大行又以刑曹參判出爲慶尚右道監
司己卯十一月貞等啓北門稽入衆賢殲焉公適與左道監

司李沆相會聞之盡然驚痛即退祛舍沆揚揚自得終夜燕
樂貞等進沆爲大司憲沆聞命即行有衰黨贈以詩曰會看
一鶚上秋天沆既至即劾公公退居龍宫之舊業 宋子所撰墓碣
字士輝南平人弘治丙辰文官參判弟掌令濯字伯玉
朴紹依外氏于陝川慨然有求道之心寒暄堂金公遺跡在郡
境公從古老得聞其緒餘師法不息入伽倻山讀書不出山
門七八年金慕齋安國按節嶺南以詩贈之曰聞說寒暄樓
等地伽倻應是武夷山蓋喜其私淑有人也 宋子所撰行狀 ○ 字彦胄號
冶川
成守琛年二十二丁思肅公 名世純大司憲公考 憂守墓坡州侵毁過禮
晨起掃塋域焚香拜跪暮亦如之祁寒溽暑不廢有客過其
廬感其孝誠投詩而去詩曰成門有二子孝行結寰君吸嚼

誠横日焚香哭徹雲禮神朝與夕謁墓曉兼曛一法朱門例

當今此始聞行狀○字仲玉昌寧人以薦官至司紙號聽松後特贈執義牛溪考中宗朝卒年七十一

梁山甫金河西先生之執友也公嘗慕陶靖節出處之正周元公道學之妙河西嘗留宿而題詩曰怡然一室中生事何須問壁裡有陶詩無人知遠韻窓明鐵軸凈水石映圖書精思隨偃仰妙契入鳶魚正德己卯 中廟親臨試士命題以夙興夜寐箴公作八格因臺啓見削 上甚惜之召見而慰諭之仍有恩賜河西挽公曰弱歲承天寵即此事也公嘗推演孝德之義作賦一篇河西歎曰言言蘊功曲盡理致挽所謂莊年關性源者此也後有丙寅一篇行於世東子所撰行狀○字彦鎭濟州人號瀟灑亭靜菴門人

李潤慶公嘗斁李芑廣陰出牧星州士民之謠有雲間李使君

申光漢

之句可見其心脈 幷讀錄 ○ 字重吉廣州人號崇德齋 甲午文官兵判正獻公後慶兄 中宗

孫仲暾 正宗庚戌嶺南儒生請書院賜額疏曰慶州府故吏

判孫某即 中廟名臣出入文忠公金宗直門得聞淵源云

云又曰故判書元繼蔡詩曰學臻誠明尋往緖心將清白繼

芳聲左尹朴祐詩曰醇儒正學尋遺緖直士高風立俗人其

他諸人贊美不可盡記此皆當時名碩必不至阿其所好云

云達序于東江上此郎平日嘯咏之地請璇額 答曰當有

輕議云云聞 記 ○ 中廟朝吏判景節公

凡纂書者必巧據精實勿之有疎然後可以傳信而朴汝亭

恭淳尹廣州也刊行許筠所纂國朝詩删其中酒泉縣七律

乃申企齋光漢詩而係於奇服齋遵盖詩刪元本服齋詩次

在企齋之想汝亭誤錄企齋名於其第二作故此詩自爾上

係服齋之作矣企齋此詩既照載於本集且釘板於懸壁而其謬如此且七絕中題僧軸詩踈雲山口草萋〻夜遂香烟到水西醉後高歌答明月江花落畫子規啼詩首係於權石洲而考之石洲之集而無有余家有詩刪舊本此乃李嶸詩而次在石洲之上此亦汝亭誤編李嶸名故通係於石洲跡卒甚矣且其所稱栗谷初出山詩乃許筠贋作自註曰本集不載似為三四諱之其意不難知而汝亭刊正而不删此詩兼錄其註致有訛謗自朝家竟命毀板纂書者宜戒之 小華詩話

李荇 詩家最忌剽竊古人曰文章當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生活耶此言甚善而先輩亦多犯之李容齋詩一身千里外殘雪五更頭用唐顧況詩一家千里外百舌五更頭之句林石川江月圓還缺庭梅落又開用金克己多情

塞月圓還缺少栝山花落又開之句蔡湖洲荒林秋盡雨窮
店夜深燈用唐司空圖詩曲塘秋盡雨方涛夜深船之句三
人皆沿襲前人詩蔡又有贈僧詩云法門有三乘家下是輪
回去從何處去来從何處来盖用佛家語也金河西麟亭詩
載續青丘風雅其詩云来從何處来去從何處去〻来無定
蹤悠〻百年許蔡下句全用金上句此李相國所謂拙盜易
擒體歟金息菴斯百當以接慰官至東萊登海雲臺俯瞰滄
溟浩〻漫〻一碧萬里賦詩曰錦幛出李倫古人尚云後誰
家碧綾羅鋪盡千萬里盖出於麗朝崔拙翁瀣咏雨荷詩貯
椒八百斛千載笑其愚如何碧玉斗竟日量明珠金又於滄
海中見時有微波獨涌雪色亂灑詠一絶曰聞道海觀音高
拱蓮花座晲有白玉童擎出蹇〻朶盖出於宋楊大年白芙

李長吉（武士也字子賀）守義與民甚苦作詩嘲之云子賀子賀復子賀官帑民財一併空唯有江山
移不得命工[illegible]
似是[illegible]
剛當入府為相子賀[illegible]
行如其師[illegible]李長吉云[illegible]

須知黄雀奈君何林子中誚責戒輕薄矣吾東方亦有武士
李長吉守義與縣民苦之作詩嘲之云子賀（子賀長吉字）子賀復
子賀官帑民財一併空惟有江山移不得命工圖詩雖可觀
實嗣宗之罪人也（松溪漫錄）
梁子澂蒲灑處士之子金河西之婿也公嘗制除諸河西猶有
坊坊之哀河西贈詩曰桑梓榮時兩三春寸草心君歸一室
裡經義細追尋其慰諭期待之意深矣庚申河西沒同門諸

塞月圓還缺少桜山花落又開之句蔡湖洲荒林秋盡雨窮
店夜深燈用唐司空圖詩曲塘秋盡雨方濤夜深船之句三
人皆沿襲前人詩蔡又有贈僧詩云法門有三乘宸下是輪
回去從何處去來從何處來盖用佛家語也金河西麟孚詩
載續青丘風雅其詩云來從何處來去從何處去〻來無定
蹤悠〻百年許蔡下句全用金上句此李相國所謂拙盜易
擒體擻金息菴斯百當以接慰官至東萊登海雲臺俯瞰滄
溟浩〻漫〻一碧萬里賦詩曰錦幛出李倫古人尚云後誰
家碧綾羅鋪盡千萬里盖出於麗朝崔拙翁瀣咏雨荷詩財
椒八百斛千載笑其愚如何碧玉斗竟日量明珠金又於滄
海中見時有微波獨涌雪色亂灑詠一絶曰聞道海觀音高
拱蓮花座此有白玉童擎出變〻朵盖出於宋楊大年白芙

蓉詩昨夜三更裏姮娥墮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皆
摸倣古作終無痕跡真得奪胎之法爲詩者宜可戒可法○小華詩評
李長吉昔翟嗣宗尉淮南頗爲監司所窘題蜘蛛詩云織絲來
往疾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網紀亦
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簷下飛虫最惧他莫學螳螂捕蟬男
須知黃雀奈君何林子中誚責戎輕薄矣吾東方亦有武士
李長吉守義興縣民苦之作詩嘲之云子賀子賀長吉字子賀復
子賀官帑民財一併空惟有江山移不得命工圖詩雖可觀
實嗣宗之罪人也松溪漫錄
梁子徵瀟灑處士之子金河西之婿也公嘗制除諂河西猶有
切切之哀河西贈詩曰桑梓榮時兩三春寸草心君歸一室
裡經義細追尋其慰諭期待之意深矣庚申河西沒同門諸

壑月圓還缺少棕山花落又開之句蔡湖洲荒林秋盡雨窮店夜深燈用唐司空圖詩曲塘秋盡雨方淸夜深船之句三人皆沿襲前人詩蔡又有贈僧詩云法門有三乘家下是輪回去從何處去來從何處來蓋用佛家語也金河西麟阜詩載續青丘風雅其詩云來從何處來去從何處去去來無定蹤悠悠百年許蔡下句全用金上句此李相國所謂拙盜易擒體歟金息菴斯百嘗以接慰官至東萊登海雲臺俯瞰滄溟浩浩漫漫一碧萬里賦詩曰錦幛出李倫古人尚云後誰家碧綾羅鋪盡千萬里蓋出於麗朝崔拙翁瀣詠雨荷詩財椒八百斛千載笑其愚如何碧玉斗竟日量明珠金又於滄海中見時有微波獨涌雪色亂濺詠一絕曰聞道海觀音島採蓮花座晛有白玉童挐出雙雙朶蓋出於宋楊大年白芙

李長吉（武士也字子賀）守義與民甚苦作詩嘲之云子賀子賀復子賀官将民財一併空唯有汶山

移不得命王面丑上將國[illegible]柽漠漫跡越南冥記莫喧[illegible]當時稱子假冬剛共生一家

似是同氣所會之變文章三倍甲科時有一女[illegible]觀之回[illegible]君將[illegible]之宅[illegible]宜當（右件[illegible]字）

剛當入爲相子賀喜曰[illegible]因決武柔及食[illegible]亦[illegible]人茂才篤

行如其師兼有李長吉云[illegible]四十三人諸不[illegible]後人[illegible]華古[illegible]

淑及金方慶等四十三人謀不軌復入江華於是公
主因貞和宮主逹魯花赤亦因方慶等召宰相雜問
之又請公主親鞫諸囚公主將從之柳璥慨然倡議
與諸宰相請見公主膝行而前曰近世權臣執國若

蓉詩昨夜三更裏姮娥墮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皆
摸倣古作終無痕跡真得奪胎之法為詩者宜可戒可法◯小華詩評
李長吉昔瞿嗣宗尉淮南頗為監司所窘題蜘蛛詩云織締來
往疾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綱紀亦
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簾下飛虫最惧他莫學螳螂捕蟬男
須知黃雀奈君何林子中誚責戎輕薄矣吾東方亦有武士
李長吉守義興縣民苦之作詩嘲之云子賀子賀長吉字子賀復
子賀官帑民財一併空惟有江山移不得命工圖詩雖可觀
實嗣宗之罪人也松溪漫錄
梁子澂瀟灑處士之子金河西之婿也公嘗制除謁河西猶有
切切之哀河西贈詩曰桑梓榮時兩三春寸草心君歸一室
裡經義細追尋其慰諭期待之意深矣庚申河西沒同門諸

公如鄭松江澈議撰行狀咸以推公其文在河西集中又有
詩曰道義千年重文章一代傾困心敦孝友戀主盡忠誠又
曰顏賦沈潛質曾加篤實工春風吹座暖霽月照心空又曰
鳴詩豈是攻詩客竊酒還非嗜酒人共許好賢如好色從知
憂道不憂貧可謂善形容有道者氣像是不待後世而有子
雲堯夫也（宋子所撰行狀）○字仲明號敬巖宣祖朝以遺逸薦官至縣監
李珥嘗曰余讀漢史惟四皓之出處不正未敢顯言非之及見
退溪質之正與鄙意相合但未見先正之論一日覽性理大
全朱子曰四皓恐非儒者只是智謀之士余乃信吾見之不
謬也嘗有咏四皓詩云唐虞世遠更何求一出商顏亦浪遊
可惜龍顏空大度得賢終讓建成侯又溲溺儒冠亦一秦如
何更作漢家臣那知四皓商山老盡是東宮頓死人又聘幣

日月徐白先生年
二十三謁退溪
栗先生從遊趙月川
稱[illegible]玩而已退溪
曰誠吾好其人

慇動出漢廷商山應愧首陽青可憐四皓成何事贏得生平羽翼名栗谷瑣言○退溪以病還鄉卜築于禮安若將終身戊午春頒白星山向臨瀛因過謁之呈一律云溪分洙泗派峯秀武夷山活計經千卷行藏屋數間襟懷開霽月談笑止狂瀾小子求聞道非偷半日閒退溪和云病我牢關不見春公來披豁醒心神始知名下無虛士堪愧年前闕敬身嘉穀莫容稊熟美遊塵不許鏡磨新過情詩語須刪去努力工夫各日親余留三日而別在臨瀛退溪寄詩及書其簡云世間英才何限只為不肯存心於古學滔滔盡然其有自拔於流俗者或才不逮或年已晚如君高才妙年發軔正路他日所就何可量哉惟千萬益以遠大自期勿以小得自足其詩云從來此學世驚疑射利窮經道益離感子獨能尋墜緖令人聞語

發新知又曰歸來自歎久迷方靜處才窺隙裡光勸子及時
追正軌莫嗟行脚入窮鄉余和云學道何人到不疑病根嗟
我未全離想應捧飮寒溪水冷澈心肝只自知早歲舂糧走
四方馬飢人瘦始回光斜陽李在西山上旅客何愁遠故鄉
上同 ○癸未先生舟下海州有詩云四遠雲俱黑中天日正明
孤臣一掬淚灑向漢陽城愛君憂國之志切矣又曰風塵局
促二毛生一葦歸來萬事輕江上青山不相厭世間交道在
無情傷時歎俗之意深矣 安牛山隱錄 ○壬午先生拜吏判三辭
不獲既就職有寄牛溪一絶云盛際千年會憂時一病身頤
回巖穴老終作匪躬臣 附錄
外祖[illegible]年七八歲詩思清越有[illegible]茅屋月[illegible]之句 宋子錄
趙憲栗谷偪于羣小先生上詩曰水炭元難合陽道恐漸銷自

此遂貳於李潑金宇顒諸人（行狀）先生篤信牛栗二先生宗以
擯斥二先生者爲小人以尊崇二先生者爲君子以至詈
怨墻立至於按治居停主人使無容接而親舊或非門不納
獨一松沈相公日往候之且以詩慰之曰狂言滿紙皆忠膽
鼎鑊前頭義理明 先生配吉州時汝立謀反事覺鞫獄
黨與皆伏誅湖南生員梁千會梁山璹等上疏訟先生 上
當初之竄實非余意卽命放之先生回到北嶺有詩曰北
闕君恩重南州母病深瞻天有歸日感淚自盈襟（行狀）
在栗谷門下勸諸同遊以惇尚小學詩曰君不見朱文公小
學書收心養性之所於綱領昭昭節目備若欲爲人其後諸
通來德水有明訣必使英才先是書黨風底見髦又變半道
云亡可歎歎

李恒福公謫殁有一士以詩悼之曰鰲柱擎天天要帖鰲亡柱折柰天何北風吹送四山雨我淚多於此雨多 慵[illegible]

李舜臣舟師泊閑山島詩云閑山셤 ᄃᆞᆯ 밝은 밤의 危樓의 혼자 안져 一長劒 깃희노코 긴 ᄒᆞᆫ숨 ᄒᆞᄂᆞᆫ 밤의 어듸셔 一聲胡笳는 남의 애를 긋ᄂᆞ니 記聞

韓浚謙 宣廟朝慶興鹿屯島募民屯種致虜大入殺戮殆盡上傷之出 御題悼鹿屯島戰亡將士律詩命近侍製之公以翰林居首其結句曰邊奏由來難盡悉九重寧悉此間冤語涉徵諷可謂得告君之體 芝峯類說

御持敬萬曆丁酉公年二十二倭寇退據嶺徼有再逞之勢公與儒生陳景文閔汝顔等舉義旅出家財軍容器備後棄舉子業就武科捷丙科性偏愛竹自稱竹翁自題壁曰自恨無

知己平生愛此君又寫墨竹曰墨竹箕裘業清寒家世風平生心上事明月照青空公之中表弟閒好林公埬林公埻皆酬唱之鄉里傳為勝事（李翁所( )守倅久文化人 撰墓碣武科水使）

柳根西坰集序曰集中所詠退陶先生詩甚多而其一絶有云動察恒資靜養多豈嘗摳衣於函丈之間耶不然當日微言何自而得也（李翁文）

沈喜壽一松集中有詩曰朝朝弄侍婢不謂室人知偶泄閑消息還慚白髮垂詩旣不雅語亦近媟（記聞）

金沙溪兒時不解作詩黃岡公命題漁夫使賦之沙溪苦吟半日始作一句曰江邊漁祖魚執食黃岡擲其題大責之宋翼弼適在座曰是兒頗純實多質類是遠到器若從我學性理之工可得成就黃岡仍命授業卒成名賢（記聞）

王父二字未解

洪履禪

壺谷所選箕雅載

余族曾祖慕堂挽栗谷詩七言律而其頷聯曰洛下正逢司馬日蜀中新喪孔明時改孔明二字為卧龍豈壺谷誤聞而然耶司馬卧龍為巧對故抑以其私見而改耶不問於其子孫而改下則謬矣慕堂亦豈不知司馬卧龍為巧對而乃曰孔明者非但取其響韵卧龍即隱時之稱既為漢相以後不當用此號也余堂叔泛翁亦常曰儷語云孔明不死雖復漢而何難召乕再生此興周之有望龍馬之對不為不巧而儷中不以為對王父不曰卧龍而曰孔明亦用此也此豈非明證乎且金柏谷龍山一絶起句曰古木寒雲裡秋山白雨邊壺谷選入此詩於箕雅而以寒為黄者亦何耶豈以黄白為色對而然耶余與柏谷最相善故慣聞此詩其所著詩話及

本集中載此詩而亦曰寒雲則箕雅之誤錄可知也已（小華詩評）

金偉男受學于成牛溪先生爲儕友所推重爲工部郎時金清陰贈詩曰吾愛清眞水部郎一生懷抱絶關防孤蹤未肯窺侯館兩手猶能引酒觴亦可以見公心法也（宋子所撰墓碣）○（字子始號樂山光州人宣祖朝文官通禮）

李氏玉峯

自古選詩者非博識宏量固難乎取舍精覈近世南壺谷龍翼雜摭我東風雅詩刪詩話等書且取近代諸詩輯成一帙名曰箕雅自撰其序歷論前輩取選之失盖自許其所選之精也然以余觀之取捨失於名實好惡偏於親踈未免爲黨籍錯雜至於作者名姓亦多錯錄其中所謂閨秀趙瑗妾李氏春日有懷詩卽蘭雪軒詩也載於本集其詩云章臺迢遞斷腸人雙鯉傳書漢水濱黃

鳥曉啼愁裡雨綠楊晴裊望中春瑤增麻歷生青艸寶瑟淒凉開素塵誰念木蘭舟上客白蘋花滿廣陵津金萬英詠西瓜詩即玉臺子鄭星卿兒時所作亦載於本集云色似秋天初霽後形如太極未分前劈破丹心香露滴相如從此懶尋泉且權黔殷山詩首陽亦周土薇蕨累清風若鮮殷山在應先箕子東此詩不載於石洲五兄弟聯珠錄一家諸孫亦莫有知者壺谷從何得之而遂入於此耶（小華詩評）象村晴窓軟談云趙瑗妾李氏詩一句江涵鷗夢闊天入雁愁長古今詩人未有及此者余見唐人項斯詩曰水涵萍勢遠天入雁愁長李氏此句全出於此象村豈不見項斯詩耶余見許氏蘭雪送其兄荷谷謫甲山詩五言律頸聯河水平秋岸關雲欲夕陽即唐人全句無一字異同此可謂活剝生吞

者也（上仝）

有一人詩曰炎風捲盡三韓去只有山川似昔時其時天使太監冊登出來責徵銀幣國內為之虛耗又當六月其姓冊冉與炎同音故云 芝峯類說 明

有一太學生萬曆辛亥因事憤激空館而出題詩曰嚴霜四月下菁莪只是狂愚豈有他回首泮宮香火冷杏壇寥落日初斜 芝峯類說 宣

崔慶昌

戚斯文某為楊州牧使畜一娼名梅花流惑廢衙崔慶昌贈詩曰官梅雪裏曉寒多小吏門前候早衙莫怪使君常晏出醉開東閣賞梅花 蓋用何遜事以譏也 芝峯類說 宣

洪西洲為教狂士也自號渴翁破衣冠顏白皙嗜學詩尹治善飲酒々後必痛哭大呼趙汝式汝式卽趙重峯字也見前所

未知之人雖顯者少爾汝之其九日客中詩曰九日高江秋
氣寒他鄉與爾旅懷寬黃花不合白頭逆紅樹何妨醉眼着
鄴下詩翁猶病臥洛陽年少搭高官癡間濁酒宜同醺窓下
清風吹葛冠其齊中傲岸可知 詩話

重英

柳克新夢鶴之子也夢鶴以學行拜持平出為襄陽府使克新
隨父往時國論有東西克新東人也常慨之行到彌秀坡有
詩曰彌秀坡々東坡西二流水東流東海西流西嗚々咽々
嗚不已誰人渡此不盡淚吾將邀於窮氏之三兄弟旨酒萬
鍾烹龍千鼎以為禮天吼山千丈萬丈幾箇峯巒指似一彈
靑天外乃使二流為一流東注漢江之城頭浩々湯々萬里
秋黃廷彧文章士也大奇之曰此真文章也或問曰窮氏三
兄弟何許人也曰盤古氏之族翁也克新豪俊能辯給如此

有一名官　宣祖朝以書狀赴燕遇日者推命則書贈一詩曰芳草花山下騎牛踏月中可憐男子事頭戴一枝紅莫曉其意按節嶺南巡到安東患毒瘡潰死徧裨進却瘡方使月夜倒騎牛行於庭下歸臥房中枕一妓問其名對以一枝紅按使悅然記日者詩復思安東邑號花山而時當春節草正芳矣喟然曰吾其不起乎數日而卒 天倪錄

成壽徵七歲博極羣書百家衆技無所不通多有異事年二十三初得微恙語言飲食如常謂其父曰死生常理死不足悲一日具香湯沐浴盡請其父母兄弟及妻與之訣賦一詩曰仙人駕玉鶴歸路白雲間一去三千界碧天空自閒命開戶有白雲一帶自空飛入房中倏然飛去異香滿室只聞笛聲

出於雲間天倪錄 ○尙州人王仔師傳晩徵之兄也

僧泂允能文善俳又巧作禽獸聲及天使來郡監令允裁僧軍治弘濟橋役少懈以綱索縶允頸懸之樹允遂抗聲爲犢吼遍野之牛一時齊應又夜入京城宿初昏鼓袖作鷄聲長安衆鷄一時鼓翼而鳴湖陰題其詩卷曰多能善幻渠家事牛吼鷄鳴是逼眞於于野談

李植尹公晅以失律事臺官朴東善首請按律 上卽依允朴驚悸直造尹公所慟哭曰吾殺君矣尹公招諸子示朴公語曰此友之發論臺體然也汝輩勿以仇家視之言訖就法公挽之曰衝飈吹裂五牙旗白日轅門鼓角哀薊下官軍先自潰河南虜騎竟誰支男兒等死還遺恨 聖主寬恩獨不私早識斯文房次律聲名秪合置台司 主家以詩語含諷不用之

文字不似滿書之
二下

云記聞

○昏朝癸亥以儐相從事至成川宴會於降仙樓賦一律詩曰丹梯百尺彩虹流玉室銀床爽似秋麟駕舊日開顯迹羽旗何處駐仙遊霏紅沓翠紛無數淡雨輕雲自不休未及成末句忽聞 反正之奇四座皆驚愕失措公獨尾成落句曰一笑桑田滄海變橫吹鐵笛下西樓其從叔李安訥追聞其事而責其侄至目以小人情態公愠辭反詈曰孰非小人子孫也蓋言其叔乃小人李芑後也記聞

○年十二受學于進士文偃行文公以鷺命題公即口占曰鷺含夏意啼山間

○年十八赴監試不中其賓成文懿公思孟見其落春大加稱賞歸以外孫女即沈夫人也時已通習四書沈潛理趣作一絕云物緣情境感能通神妙心源應不窮欲識靜中含動意閑門終日聽松風識者已朗其造詣之

曰

深○庚申愛李文純滉延有詩云切切詩書說依依出處情高
山餘宿願從此倘專精○公以禮曹叅議為都司延慰使迎
姜[illegible]廣王棠兩詔使于龍灣例與遠接使同行以助酬唱時
昇平為儐相而西邊憂在朝夕而主客專以聲色相歡其所
題詠皆付閒情公以詩文具意曰渭西桃李渾無色虛忝春
官右侍郎又謂迎慰使洪鶴谷曰今行路絶無鶯聲杜工部
詩有林鶯遂不歌之句此兵象也翌年丁卯其言果驗○以
大提學入試院　上以試題有護逆意特　旨削黜歸廬山
齋題壁云澤風大象今猶昔滿谷烟嵐自在春○時疾已殆
不能起居端午日命幾蒲水洗沐扶起望拜先塋十九日口
占云行年六十四春秋弧矢生涯苦未休文字虛名終速禍
清班素廩每包羞眼看天地無窮事心抱君民不盡愁使入

九原無一念碧山長在水東流自是病左葦宋子所撰謚狀

宋甯昌公七歲侍父親之任玉果霽峯高公見而奇之贈一絶云手接丹山五色姿最憐頭角稱家兒風毛異日昂霄漢莫道狂生不已知年譜

○字福汝號清坐窩仁祖朝蔭郡守

沈大孚歷宿許草堂墓舍夜聞鬼哭啾啾怪而問之則云許白被泉壤之禍每夜啼哭耳沈卽題詩壁上曰不肖亭無子空山白骨哀冥漠靈休夜哭金棺亦人間自後鬼哭遂止醇竹漫記

趙緯韓光海時公與諸名卿同被廢錮而廢母議張甚大歸南原有和陶辭以見志又遊楓嶽夢侍　宣廟詳陳衷曲覺吟近體一篇有萬死孤臣淚千峯獨夜心之句而枕上有班班處也黄芝川廷彧贈公詩曰風霆歷覽無窮際王伯論才更着高又有天下奇男王適至之句然則公之見推於人爲不

上詞藻已也（宋子所撰碑文）○字持世號玄谷漢陽人宣祖己酉文官至知事仁祖朝卒

權韠或問于石翁曰乙巳獄先賢似未免君子之累如何先生
答曰乙巳時先賢云云果有是說矣今夏偶閱石洲稿有千
載流名兩學士九原含痛一王孫之句愚不敢選入於別集
刊本蓋為賢者諱之義也未知如何（宋子書）石洲詩曰從來
戊巳可傷魂乙巳年間事更屯千古留名兩學士九原含痛
一王孫是非哀哀終難定毁譽紛紛未易論安得長風掃陰
翳高懸日月照乾坤其後文谷集載此詩石翁識其上曰退
溪既已出而還忝鳳城君岏啓此詩所謂兩學士指晦齋退
溪也君其知之乎文谷大驚即拔其詩（江上問答）或云兩學士指權忠定白
休菴無乃誤耶○一日出所著詩稿畧以小紙付蜴池案仍書一絕
於紙背云平生喜作俳諧語惹起人間萬口喧從此括囊聊

辛歲向來宣聖欲無言後三日被逮詣理遂卒 燃藜述

宋甲祚嘗在京酬人遊山詩曰曉起聞神鵲書來荷意勤湖山君所樂仁智我嘗聞梅月堂前水道峯祠上雲是余心所慕永願謝塵紛此可以見先君子之志尚也 宋子所撰行狀

權克中生于古阜松山時家人憂兒衣綴以珠玉盡成文字生而穎秀石洲見公長虹詩有曰安得化作龍泉一長劍噫手天地誅奸雄之句擊節歎賞澤堂李公寄詩曰寄語湖南權克中凌雲意氣本豪雄其見重士友如此 記聞 進士安東人字正之號青霞

光海某年科柳希奮一家五人同登而李德馨朴弘耇之子所製俱在取舍中考官以謂亡相之子不可與時相之子相較遂擢取弘耇子有無名詩曰城南五柳獨專春竹上題名摠

出身（穎書試官 麻竹族也）兩相矯兒爭得失始知生死判 … 日月 錄

趙希逸高才峻望絶出等輩金北渚瑬嘗稱公文曰入海窺龍

倚市闚貨淸陰則曰鴻匠巨筆須刻累千萬言及受文衡有

東溟亦有屠龍手之句盖指公也一時推許如此而竟阻牛

耳之執至今爲文垣之所嗟云（宋子所撰碑文）〇（字怡叔號竹陰林川人 宣祖壬寅

文 仁祖朝 辛官參判）

李行遠每公退杜門蕭然若寒士客至置酒歡笑言者以爲有

王謝之風少時嘗夢中有詩曰老來辭將相歸去臥林泉及

拜相常有休退之志而未及焉（碑文）〇（字士致號西華全義人 淸江曾孫 先海丁巳文

仁祖朝官 右議政）

李昭漢爲晉州牧時見舟師西向有詩曰棹曲驚心不忍聞回

頭脉脉向彬雲歸來掩淚看遺集半是 先朝事大文當時

之事有不忍言者而公之志意亦可見矣碑文○字逸章號玄洲月沙李子
光海辛酉文　仁祖朝卒官至參判
李過春本翁作墓誌曰銘不必多公嘗贈牛溪詩曰霜天搖落
羣芳歇惟見東籬菊自黄有約不來誰共賞獨持寒蕊嗅馨
香百世後知公者其在是歟平生愛菊故號菊隱記聞○字汝仁進
壬寅平大君玄孫
沈氏令人應教光世女秋浦黄公愼外孫郡守李公稹德水人栗谷弟
玉山瑀之孫妻也秋浦公教諸子令人在傍聽之不忘秋浦公奇
之教以書十歲通貫史畧小學内訓詩傳等書詩思亦絶人
應教公嘗適固城令人有詩曰玉砌霜風起紗窓月影寒忽
聞歸鴈響千里憶南關宋子所撰郡守李公墓誌
李敏求丙子流竄西塞放還全昌尉柳廷亮置酒邀歛鄭善興

適來蓋鄭之闔門皆罹禍於丁丑江都之變而李帥江都誤事之人也鄭見李悲憤形於色聲淚俱落把其袖迫責誤事之失李慚惻罔措走避屏處留題一律從後門逃去詩曰秦樓烟霧細香濃辛輦華筵起病慵十月風威欺瘦骨三盃酒力借裏容棲鴉上苑天寒樹歸騎東城日暮鐘自笑泥塗餘骯髒幾年流落復登龍 聽竹漫記

鄭之羽 仁祖每曉問候 長秋而 大妃未即下知道之教聞鷄而立于寢門外天明而尚未退 玉體甚覺疲勞召見殿門揭鄭之羽製進春帖詩末句曰兩宮和氣藹如春 仁祖擊節嘆賞曰是誠詞臣善祝之語今日所頌無過於此乎自後眷知特隆卒至亞卿 記聞

李烓 仁祖筵對諸臣適有一鳴鳩掠過殿角 上命諸臣賦

其事諸臣未及運意烓時以莖右先製進曰驚起瀟湘岸聲遠憂澤羣西風吹萬里寒影已秦雲吏官具鳳瑞顩語烓曰此作固佳而但已字似欠代以八字如何烓奮然曰士大夫作詩不可以如許不韻字鳳瑞大慽之及烓自瀋偷生而歸也鳳瑞時為貸伯先斬後啓論以逆律 聽竹漫記

洪宇定少日與元原平斗杓李完南孛源相善及癸亥兩人密議舉義自後洪公絕不過從殆十年及元公為西本兵以平涼子廢布衣來見元公倒屣出迎請具盤飧公曰吾豈為宰相饔餐耶元公曰看君所着茅弊吾欲贈一狐裘可領受之否曰綈袍義也吾何為不受有新製極品狐白裘出而與之公不辭而着長揖而去元公更命裲襠廣求品好如前件者不數日貿來乃向者贈洪公物也尋其來歷則云得之於路上

寒乞叱招詰其由答曰有一人着平凉子憐渠寒慄解而贈

之云甫公登清風寒碧樓有詩曰宇宙一男子清風寒碧樓

臨軒發長嘯江月五更秋公以遺逸授工部郎而終不起 聽竹

漫記 ○ 孫杜谷守遠記

張紳卽昏朝武將李興立之女壻也興立與逆同謀誅死紳當

丙子爲江都留管與金慶徵同犯誤事之罪卒抵於法初江

都之被陷也 嬪宮大君蒼黃上船將避賊鋒紳之母朴氏

卽 寧陵王妃之祖母也匍匐求乞上船 寧陵迫於避

鋒無計援救歎曰渠子亦棄之孫壻亦奈何朴氏卒殞于賊

紳之死也乞挽於澤堂其詩曰憶昔嚴廊薦期君鎖鑰克誰

料臨死錯始覺哭人難 社稷妖氛擁山河戰血漫偷生百

無益泉路去應寬 聽竹漫錄 新豐集

李慶全在昏朝不無染跡之譏及　反正直走金昇平家乞哀求生昇平沈思良久曰請奏請策封行可也李即日歷抵諸勲貴自當策封使事資賂金而猶患不足至携家藏通天犀帶而行賂遺百方餘事而還卒以免禍盖昇平指導之力也將還時有望氣者来見所藏犀帶大驚曰此中國所無之絶寶也請以千金賣之李不許其人曰犀忌海瘴薰則光損韜以狗皮可防其患李信其言以狗皮裹帶及還光彩頓喪盖望氣者忌其至寶而欲敗之也李澤堂挽慶全詩曰歸来誠郭人誰在指點滄桑事可驚盖譏貶語也 聽芬漫記

趙絅以三田渡碑文事作詩譏之曰世人重文章生兒必祝太學士世人重書法教兒必操蘭亭紱出入蓬閣演綵綸揮灑螭頭配頊張一日聲價動四方衆人謂之天上郎誰知人事

喜互霞文章書法互為役君不見三田七尺碑波瀾浩蕩蟠
尾奇復有篆額併三人名姓籍籍於胡虜洒矣潮西韓退之
高詞但使中華知聞記 ○ 三田碑張維李植趙希逸李景奭皆撰之而用景奭文吳竣書
孟世衡公所在盡職不憚勞悴臨亂慷慨忠義奮發清陰嘗以
詩贈之曰吾愛孟寺正雅操清且勁嘗觀百里任天下易所
東嗚呼此足為千古信筆也 宋子所撰墓碣 ○ 字汝平號霞谷新昌人官奉常正 仁祖
癸亥文
俞棍 仁祖丙子以正言上疏請斬我人羅德憲等叅金汗賀
班之罪又論虜書悖慢 上以為妄論大事丁丑亂後追罪
言者配丹陽仍居不仕為終身計越四年以親意勉應朝命
杏翁作碑曰余安得不朽人乎只适齋李忠貞贈詩曰蹈海
高風世共推此一句足矣 碑文 ○ 字典叔杞溪人 仁祖癸亥文官至監司

尹文擧右翁書贈外孫尹周敎曰周褱世不知尊王之義賢人
傷歎崇禎丙子有宰臣贈程副摠詩曰九死寧忘萬曆恩斯
實語也趣自丁丑以來天路阻絶皇華寂寞故老凋零空賦
山榛隰苓之章而已居湖嘗訪余於黃澗之冷泉有詩曰未
卜三年又深懸一死遲未乃托於躄躄而不出以終於家其
義正也宋子雜著○字汝望號石湖仁祖朝官參判八松第二子周敎之祖
具瑩居高山能業詩書行仁孝嘗事金文元先生於溪上文元
公愛許之 仁祖丙子聞邊警遽即處置家事赴義兵爲鄭
公弘溟幕下痛念行朝有獨立吞聲哭之句甲申聞北京破
作詩哀之宋子所撰墓碣○字瑩然綾城人官監察
李元俊早孤跅弛負氣槩善騎射既而受母夫人敎讀書作文
文筆俱妙將殘書一絶曰堯天日照康衢服舜殿風薰解慍

琴千載一候逢聖代太平同樂古猶今筆勢飛動見者嗟異墓碣 ○字伯英國姓官縣令仁祖朝去職至同知

鄭叔周丙子虜變倡舉同志有捐軀死難之志又作檄文以責食祿而全身保妻子之人亂已慨念時事有大明天日赫臨頭之句除寢郎有忌者誣謂由蹊逕得之公自署其考曰乱附權門鼠竊廩食考下下遂拂袖歸宋子所撰墓表 ○字士禎遇日人仁祖癸巳文官兵佐

任暎趙浦渚門人也免喪餘哀發於聲小兒問何以哭任即書一句曰兒童問我悲何事此意他年汝自知嗚呼喪失其哀久矣若君者可謂性於孝而不負師門之教者歟宋子所撰墓表 ○字光甫豐川人生員

趙相禹當光海朝彝倫斁塞脈關不赴塲屋內外諸親為設宴

于母夫人因勸母夫人使諭以赴擧之意母夫人曰吾但願
吾子之賢而已不願其餘也公之意自此左完決矣洪公可
臣聞而歎賞曰有是母宜有是子也公有詩云母聖從兒願
兒何報母恩家貧無所養定省自晨昏又云地僻三韓國人
觀五帝書知非蘧伯玉多病馬相如未必吾登第無令母倚
閭平生爲此計取適不求餘 行狀 宋子 ○ 字夏卿楊州人歸時庵 仁祖朝拜參奉不就
金尚憲嶺僧妙言求詩先生題一絶云飄然雲衲問何來瓶錫
遥從鳥嶺隈惆悵暮年人事絶鶴林泉石夢中迴 丙戌暮春
七十七老人書于石室山中又註云安東駕鶴山是余故山
故云 宋子石室語錄
高用厚 仁祖辛未二月沃川儒學趙與賓告變云同郡人權
大進謀逆推戴伽倻山居鄭潭云設竊其中洪聖證招言見

朴光先則自淮陽移配出来時府使趙纘韓勸留同宿垂淚
而言曰不能忘舊主且言朴篁流涕而言云云且言高用厚
叔侄亦同事云而誦用厚之詩曰北闕更新主孤臣餘此生
江村獨歸處身上保簪纓云云朴篁高濤川趙緯韓拿問仍
四十餘日放送用厚則以冬至使赴京六月還泊拿問削職
遠竄權大進等十餘人杖斃承服正刑洪聖證等六十餘人
日月錄

申徽挽婚詩一句曰若使君生吾女死只哀其死不哀生一作設意哀死不憐生語甚警絶時稱名作記聞

沈尚鼎少時有夢作一句曰却来南海三千界偶讀東坡六一
文初不解詩意後以臺官黜補泗川守偶坐門樓披閱歐蘇
文仍望見海邊村問其地名對曰此乃南海三千浦也沈悅

然記憂作知為詩讖忽忽不樂曰昔九鼎沈於泗水吾其死
於此地乎逅還未幾殀死 記聞

南老星其査有一宰相侍婢名梅花意頗傾注而性拙不敢下
手癡癖不能忘一日與夫人同寢矇朧間捫夫人足夫人驚
問其故宰相蒼黃對曰吾誤認為梅花足矣蓋不知不覺中
露出真情語也南翌曉聞知其事書寄唐詩相思一夜梅花
發忽到窓前疑是君之語而譏之 記聞

仁興君瑛嘗於亭畔屆井刻崇禎丙子四字其後慨然作詩曰
却愛井邊池上石至今猶帶大明年此則又麟經大義所係
難與俗人言也 記聞 ○宣祖第十二子字可韞 諡靖孝 孝廟朝卒

宋時烈嘗以哀公十四春即與金谷雲酬答之章也 ○栗谷愠
于東人嘗過蕭寺題僧軸曰欲使心無累那堪面目憎招提

草樹裡寂寞對山僧余謂栗谷所見慍只東人而已今余擧
世皆仇之豈但以作尹之故而已是必余言行不見愼招怨
於公心之世也不然則何無一人之見恕也聊次原韻以示
子孫云豈欲人相惡胡然見屢憎洞明雖止酒耻作白蓮僧
又云胡今日事事事卻生憎顛棄人間事長從粥飯僧 宋子 稗蕾
○噫今日事可謂寒心尹之子敢為侵侮栗谷語可謂驚心其
來有自矣數年前致道謂余曰得見羅良佐書則以長者之
攻尹為修隙余聞而笑之有詩曰承三誰教致滋事藏六還
為修隙人驪水鎬也 蒼茫源泚澗石潭寒落井塗埋驪水一句
人或以為不然而以李永鴻所出祭鎬文見之可知也 同上 ○
余於中年始與東里李公殷相遊公愛余殊甚焉余嘗用朱
先生阜陵韻以挽 孝宗大王矣後公誦其中下數句云宇

宙懷深恥風塵有暗傷糜心安野草鳳詔帶天香仍曰如宇
宙懷深恥一句公不能復作也余笑曰此雖小藝公何阻人
之進也共一笑而罷厥後日覺攛頓終不能覓句然後知公
之鑑識也（宋子聯珠集附錄）○答李顯稷書曰怡愉堂（在庵時丸李某）德義
平生最所尊慕既述墓表又於邑谷題名處有詩云摩挲蒼
蘚舊題留緬憶怡愉德義尊人世祗今多薄俗九原難作更
傷魂鄙意尊尚可見於此矣（上仝）○栗谷年譜未成頃歲愼齋
屬余草定編為二冊未及就正愼齋歿今者先生從曾孫李
上舍于馨自海州過余懷川橋谷之墳庵說及年譜早為修
潤而臨行求余一言甚懇余非仁者慚無以副其意也偶記
靜庵先生堂侄趙忠男往求行狀於退溪退溪以詩贈送之
詩曰常思儀鳳瑞王廷玉樹今逢想典刑感羨揄揚吾豈敢

雪霜千里愧君行今日事適與相符故聊寫以贈焉上仝

鄭濮公於汶川郡北松亭里南數十步嘗搆小亭臨大江同春宋公嘗許其相與往來故同春作挽詩有小亭幾共等斯賞語也墓碣宋子 ○ 字聖源延日人官軍器副正

李一相余於 孝廟朝與公相爲周旋情義甚深及 孝廟賓天頹痛特甚每相對涕泣淚不能抆余既歸山裡寄余一絶云白日西郊彩仗還中原消息泣龍顏忠臣烈士崩心痛應在窮山絶海間盖於其時 孝廟出迎虜使虜使傳言 永曆皇帝遇害故公不勝悲憤以此見志士林傳誦焉宋子聯洙集附錄

金壽增庚申換局後南人或竄或死亦多廢錮者李堂揆官參判之死俞夏益官判書以詩輓之曰親朋屈指幾人存半是三危

半九原惆悵世間餘老物廣陵殘月又招魂辭甚悲楚聞者

多之己巳二月南人復秉政金文谷兄弟俱謫遠地仲病卒

季受後命伯氏都正公壽增在村庄輓李判書翊相曰牢落

人（一云乾坤）間後死悲更無餘淚及親知青山好塟如君少宜向泉臺（一云堪向駒原）

作賀詞令人墮淚不忍再讀有南人鄉宰死在殯者李瑞雨

官參判 輓之曰可憐今日事不忍此翁看後日覽者可想伊時

悲怖欣快矣 閒居謾錄 鄭谷雲 文谷之

郭河幼而學於家善吟詩足以遊場屋求進取而乃曰吾家貧

親老不可他求為也漁獵樵採凡所以養親之具無所闕之

以孝聞於鄉里幼時嘗與兄進士濂往省叔父於錦山及兄

終獨尋故道有詩云昔年兄弟同歸路今日那堪獨去心聞

者多稱之 宋子郭通○字清叔善山人 顯宗 政事實 以優老與陞通政

李東柱死時忽自言有人詠詩云青山深幾許惟聞子規啼此

豈愛耶抑神人来告耶亦異矣（墓表 宋子）（字仕擎 修水人 玉山 瑞曾孫）

成琬善醫者成後龍之子多讀書少能詩雖長篇大作東筆曰

柳馬之机 [illegible] 韓詩話曰成琬仙緣之夢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李東柱

[illegible] 忽逢黑衣老人佚然携手

曰吾與君有共遊處余疑非其人逡巡而却強為提携倏忽

之間已出西門外登鞍峴東麓老人以手拭余目〻始明乃

仰而觀之露頂白髮儼然長身眼目甚偉身着有紋黑衣腰

不着帶足着黄履足長幾尺因與之周遊萬松間八日曉提

上東邊石上呼韻促詩余卽應聲曰從倚西峯上〻頭高天

大地粟蹊畔俯臨渤海平看鏡回指穹鰲小似鰍匹練中分

三市路浮雲低度五城楼鄭公當日成功處幸陪仙翁辨壯

遊老人聽畢稱曰雖使冊老見之當為奪魄仍和曰叩來叩
去撿人頭見甭清標刮兩眸氣似青天驅玉馬文如滄海抽
金鰍來經畫豆蒼巖宅幾步霄登紫葛樓無日無風長歷覽
疋逢烏孬道清遊云云余再三默誦老人挈豆巖石間而去
忽不見余秉其無欲脫歸身若纏縛不能動兩眼昏眊不能
明雖欲呼人聲不出口終日昏倒初昏老人携出曰更有同
遊處由鞍峴西麓到昌陵松間皆行山脊夜半月出松陰老
人曰此景可作聯句余卽應曰木老流霞濕山深月色奇老
人稱賞九日曉又置松間而去如前不得脫初昏又到携出
至津寬寺西麓徘徊亂叢間而已鷄鳴樵童擊錚而至老人
驚起鮮手因忽不見余乃倘恍顛仆幸以得蘇匍匐前進望
見津寬寺呼僧救之賴寺僧有相知者負入山房轉通于家

李東柱死時忽自言有人詠詩云青山深幾許惟聞子規啼此豈憂耶抑神人來告耶亦異矣墓表宋子

成琬字仁肇晉水人玉山瑞曾孫善醫者成後能之于多讀書少能詩雖長篇大作東峯曰吁自此東坡人謂詩魔庚戌三月初七夕往近隣為主人所勸爛醉乘昏而還路由司圃署後忽逢黑衣老人依然握手曰吾與君有共遊處余疑非其人逡巡而却強為提携倏忽之間已出西門外登鞍峴東麓老人以手拭余目目始明焉仰而觀之露頂白髮傾然長身眼目甚縛身着有紋黑衣腰不着帶足着黃履足長幾尺因與之周遊萬松間八日曉提上東邊石上呼韻促詩余卽應聲曰徙倚西峯上上頭高天大地粟雙眸俯臨渤海平看鏡回指穹鰲小似鰍匹練中分三市路浮雲低度五城樓鄭公當日成功處章陪仙翁辯壯

遊老人聴畢稱曰雖使毋老見之當為奪魄仍和曰印来印
去撿人頭見爾清標刮兩眸氣似青天驅玉馬文如滄海抽
金鰍牢纏畫豈蒼巖宅纔步宵登紫葛楼無日無風長歷覽
定逢烏瑟道清遊云々余再三默誦老人挈豈巖石間而去
忽不見余乗其無欲脫歸身若纏縛不能動兩眼昏耗不能
明雖欲呼人聲不出口終日昏倒初昏老人携出曰更有同
遊處由鞍峴西麓到昌陵松間皆行山脊夜半月出松陰老
人曰此景可作聯句余即應曰木老流霞濕山深月色奇老
人補賞九日曉又置松間而去如前不得脫初昏又到携出
至津寛寺西麓徘徊亂叢間而已鷄鳴樵童擊錚而至老人
驚起辭去因忽不見余乃倘恍顛仆幸以得蘇匍匐前進望
見津寛寺呼僧救之賴寺僧有相知者負入山房轉通于家

柳陰之机嵩巖話之武陵仙源之夢亦難遇乎文君恐黄柱

東坡之二瓦弓弋

遊老人聽畢稱曰雖使丹老見之當為奪魄仍和曰印來印
去撿人頭見甫清標刮兩眸氣似青天驅玉馬文如滄海拙
金鰍牢經畫疊蒼巖宅幾步宵登紫葛楼無日無風長歷覧
定逢烏琴道清遊云々余再三默誦老人挈疊巖石間而去
忽不見余乘其無欲脱歸身若纏縛不能動兩眼昏耗不能
明雖欲呼人聲不出口終日昏倒初昏老人携出曰更有同
遊處由鞍峴西麓到昌陵松間皆行山脊夜半月出松陰老
人曰此景可作聯句余卽應曰木老流霞濕山深月色奇老
人稱賞九日曉又置松間而去如前不得脫初昏又到携出
至津寬寺西麓徘徊亂叢間而已鷄鳴樵童撃錚而至老人
驚起解手因忽不見余乃倘怳顚仆章以得蘓匍匐前進望
見津寛寺呼僧救之賴寺僧有相知為負入山房轉通于家

家親聞報蒼黄而来百方救療董得回甦能記酬唱使弟寫
出之十一十三夜復来作怯以鈞擊之十四歸家中十六夜
復有紫衣童子見夢曰我是黒衣老人向以老醜今以少時
貌見之君勿訝焉余忽驚覺二十日夜又夢一青袍美丈夫
復見曰向夜黒衣神紫衣童皆我也我是寃䰟不是邪鬼欲
借君舌傳我情事勿負也荅曰所傳何事青袍者泫然泣下
曰我是新羅敬順王時學士孟蓍字國瑞家在金鰲山西性
好種梅養鶴自號梅鶴道人一日王設宴命諸學士賦春詩
我作詩曰碧桃花上雨霏〻水滿龍池柳浴翠萋〻芳草西
園路單地寒烟濕不起王嗟賞諸學士相顧失色後日復宴
於彩雲楼王有寵妃名翠妃東海龍女也明艶傾國是日為
妃賦詩我獻詩曰瓊瑤為骨玉為肌月態星眸絶世姿獻向

前階拾春色好風吹動瑞香枝其後日夲僧義能以使來到
請學士詩以貢其國王命我贈之詩曰中藏日域海無邊一
姓相承五寶傳萬國山川難並處扶桑枝上掛青天義能大
悅以黑錦四疋獻之曰此錦扶桑繭絲所織者也王以二疋
賜我〻為道服每着衣人皆謂黑衣學士後遊鮑石亭王特
賜白玉笛以侈其遊我得小絶云鮑石亭前月清波漾彩舡
一聲白玉笛吹罷老龍眠竟為宗正卿金璘所譖被逐絶影
島四年及王太祖建立王剖地以和以我為使及還路過漢
山死不能運柩權窆仁王山下遂作他鄉之魂時與北司公
閔卯恭及北副公蔡禧相友善皆能詩者也向與君訪此両
人忽聞錚聲驚散可謂遺恨余問曰金璘者誰也答曰金庾
信後也余復問曰閔卯恭蔡禧誰也曰閔卯烏瑟山人蔡卿

毋忘也又曰我之事跡不見於史尚抱遺恨予其勿忘傳於
世幸甚云云余唯唯數聲鳥驚覺東方向曙矣此即成琬自
記者也 天倪錄
肅廟三月三日 上幸溫陽溫泉 上眼患脚瘇症積年彌留
將臨浴湯泉達禝山靈沼亭 顯廟溫泉幸行時所建蓮亭 御製詩云小
池之北有蓮亭追想當年涕自零瞻拂觀文增我感嗚呼聖
德筆難形 記聞 〇十七年冬十一月夜 上宣醞玉堂下七言
詩曰雪風如劍折綿寒金闕沈沈夜已闌忽憶瀛傳御饍
厭厭醉飽後恩歡且以小序引之 寶鑑 〇十八年九月 上自
製詩二首以御筆鋟板以下回一部曾題關王之圖者一部
歷入東關王廟有感而作者也 其令分揭于東南關王廟以
表予敬慕之意詩曰生平我愛壽亭公節義精忠萬古崇志

勞臣後身先殉烈士千秋淚滿膺又曰有事春郊歷古廟入
瞻遺像肅然清今辰致敬思愈切願佑吾東萬世寧 上仝 ○十
九年秋九月 上謁厚陵還到松都歷八穆清殿舊墟御南
門樓招父老慰諭下御製詩三首于政院命鏤板揭于松都
南門樓一曰去年重遇龍飛歲今日欲瞻聖祖宮炎但蓁墟
追慕倍細懷洪烈意無窮 二曰繁華氣像漠然裏千載空餘
麥秀基欲識今古興喪處須將伊訓既心思 三曰緩步登臨
百尺樓我心非是喜觀遊今辰閭閻咨詢地更願皐恩普八
州 上仝 ○二十五年己卯 上臨淑明公主家厚賚布綿米豆
仍賜詩一律曰雨後春風轉翠華向主齋池荷欲去體重見
好開懷高閣瓊筵設名園景物佳可憐和樂地誰奏八音諧
上仝 ○二十七年己卯二月宗臣靈原正檍疏進 宣廟辨宗

係時和馬維銘詩御製及諸臣賡和寫本 上命刊仍名曰
光國志慶錄是後 上次曰雲盡神人痛良由積至誠冀晴
歡復叙邦國喜重營輪綍迎衛鳳詞詫雜囀鶯豈知何娛嬉
日月並昭明 上仝 ○四十四年戊戌三月教曰予於平日以姜
徵事心常惻然在易坤卦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而臨昌君以昭顯之血孫其子孫之蕃衍可比
古之仰陽則福善禍淫之理果為昭昭矣及閱李明漢文集
至姜碩期諡狀知其為賢宰相而歎美之此在壬辰夏間也
且於慶德宮高處望昭顯廟想其神道之孤单心甚愴然因
此三事有所感傷遂成三絕矣昨年首相適以復官為請正
符予意故心甚樂聞而猶有所趑趄不能盡言言以許復官
大臣不可不知予本意也翌日遂下御製于政院其望昭顯

廟詩曰回着靈宇轉凄生荏苒流光七十年宫主如何不並

奉世人誰識心常憐又閔白洲李明漢稿竊見姜碩朝謚狀有感

詩曰觀於此狀可知賢節惠夫誰曰濫焉季德如是碩報何

不覺令人心惻然 詠昭顯子孫詩曰臨昌卽昭顯孫臨昌君焜多子並

無恙晉日汾陽可比況福奈無門人自招昭昭此理古今暢

夏四月命復昭顯世子嬪姜氏位號上仝

南龍翼早歲登第年二十四以前正言疾甚劇憂中作詩曰絶

塞行人少羈愁上客顏蕭蕭十里雨夜度鬼門關不知其何

意也至 肅宗辛未十月以已巳年元子定號頒教文中用

夢蘭之語論配于明川翌年二月卒于謫所閑居漫錄

吳道一六歲伯氏呼韻公應口曰規矩任方圓日月分陰陽國

治在民安君明[illegible]七歲賦壁間山水圖曰山高不難登

水深不溺履又有長於樹風吹葉不落○出按関東也 肅
廟手書御製詩并以小序曰江原監司吳道一才回萬里之
行旋按関東之節盖欲鎮紛紛層生之論不得已也言念世
道良可慨嘆偶以一絶言志去年塞北幾瞻雲今日関東信
恋君原来一片丹忠炳末路嘵嘵豈足云特遣別監命宣于
家○肅宗下備忘記示戒酒之意辭意勤懇有曰吳某嗜酒
病成沉痼而殆不悟焉良可惜也記昔戒酒之詩曰聖君寵
挑龍頭送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
何追宋寅存道戒縈齋詩可謂善喩矣若使吳某於君寵未報成病悔
何追之句常加致意則寧有每取狼狽乎公奉讀綸音感激
書揭因次備忘中戒酒詩曰膏肓麯蘗未全醫跪讀綸音血
淚垂骨肉殊恩何以報死前惟有舊愆追○公以兵判直内

兵曹 上命宣醞公自丁丑特旨戒酒之後四年斷杯至是有黃封之錫卒三爵即席有詩曰三年銘鏤戒常存纔對黃花不對樽宣醞特宣西省月此身醒醉總君恩 或言流入禁中云 并蒸黎述 西坡集

南九萬拜相後還鄉 肅廟賜御詩曰體國誠深惟奉法憂時力瘁自忘身 墓誌 ○字雲路號藥泉宜寧人仁祖戊申文 肅廟朝官至領相

魚尚明與高祖叅奉公孟淙當 端廟內禪之時棄官不仕退居忠鄉與南秋江相酬唱有詠竹詩歲寒矣不移之句臨終誡其子弟勿赴舉其後子若孫皆以公議並仕而終不赴職

与公得於家庭少以卓犖不羈見稱士友一自己巳以後見羣哲之搆禍永謝公車詩酒自娛自號逍遙處士時或作詩以見志詩曰歲嘆雷風惡羣芳不自閑明年春色裡天道好

回還宋賓成煥質其家狀跋如此云 記聞

黃順承為人篤實敢於為善有所執守確然不回鄉里謂之固
執故自號執庵嘗對余誦詩有為是平生遇大學之句蓋公
免喪後自以有終身喪不食肉又不近女色也 陶庵所撰行狀

朴紳為江陵守也監司吳道一巡到本府朴曾經他道方伯謂
體貌與他倅異稱病不出吳將啓罷之以詩諷之曰若使彭
澤饒仙境陶令何羞拜長官可笑臨瀛老太守等閒拋却此
江山朴和送曰中歒不堪慵作吏淵明本欲早休官傍人莫
道臨瀛勝何處春風無好山卒罷歸 記聞

沈磨逍遙亭舊基詩曰相國亭猶在逍遙塔已摧江山幾壬戌
苗裔又庚寅舊恨波堪雪新愁酒欲春東來湖上月留照古
今人蓋沈生庚寅歲而與逍遙亭同甲是年則壬戌故也詩

成翌日膾炙人口後以郎吏入金吾堂上命執筆口授文案

使書之沈適忘一字停毫沈思堂上笑曰解作新詩酒欲春

而不知書案字耶 聽竹漫記 ○官承旨 號竹沙

姜世龜 肅宗辛巳抗疏有引子母鹿之語因此竄死趙絅挽

曰云云世俗誰我毀親朋誰我譽毀譽儘悠悠名位邦關渠

記 聞 ○官茶判

趙泰萬與姜世龜趍向不同而意甚相得事之甚謹及歿趙至

其故宅作詩曰故宅無人住萊荑傍不開翁今謫中死錯莫

訃書來 記 聞 ○官侍直

湖西一士人作京行路中憂見一將軍儀甚威人稱柳赫然口

號一絕以贈曰吾王推食解衣衣生死君恩也莫非明時罪

大終難逭魂到冊峯舊秩依生入洛始聞柳伸復之 命 竹蔭

李秉文官廷弼（全州人肅宗庚寅文官承旨）之子也妖沒未幾其妹夫沈姓者（尙燦之子）夜中孤坐忽聞門外有騶御喧嘩聲出見則其已死妻娚也上堂叙禮沈驚問曰君死已久何能出現陽界耶李曰受暇冥司而來耳沈曰看君威儀無乃做官於地府耶曰方爲修文舍人耳沈勸以酒使自酌傾盃即空沈欲得其手蹟以爲證李即成一絶手書以贈曰獨鶴青雲外孤鴻落照中相思明月滿歸夢海天東仍長揖冉冉而去明日沈見廷弼亦其作手跡果不誣云（聞記）

崔斗瑞士人也武人安根爲桼谷府使庭有一大梅樹古花奇擅名府中安繫馬於其樹致令根動枯死崔作詩譏之曰可愛梅花樹能經幾使君將軍日繫馬從此不安根詩播一世

根以殺風景得名沈滯以終 記聞

趙姓人與妹先歿及妹婿死卜兆於西北岡將移故塋合窆其夜亡妹見夢贈詩曰移堂隨夫去纍纍孤魂飛北風吹幽隧不耐千年雪趙憐之改卜他兆而合塋 記聞

一武人幼時受史畧至乩于纍纍如喪家狗語學史問其義對曰以愚意料之如狗者似是真氣耳及長業武為興海倅少時知舊無一餽問同學友人作戲語寄之曰清河官妓皆新作興海官廳斯里公獨食不思京洛友以愚意料真氣同俗訓皆新作即潛間之義斯里公即竊取之義也且獨食不分俗謂之氣故末句用是幼時語也 記聞

俞彥述 英宗丙子九月正言尹蓍東啓請 聖候違豫時張樂之生進人冝查之重勘前縣監李廷喆之不拘鮮由而逼

清臺望宜改正資善閔遇洙上疏不擇之承旨宜罷職學諭
洪靖輔以外祖鳳輝爲逆還歸本宗而父子之倫絶宜遠地
定配尙牧元景濂以妻父紀逆明寅離異亡妻而夫婦之倫斁
宜削校司直李成中以其妹柳壽垣子婦爲逆孥當坐於自試之
日而卽赴鞫坐無異平人同列嗤笑宜削奪從判趙榮國以
泌留多歸私橐國言喧藉大僚傳說宜烹阿之典 上命尹
公削板尋命永刊仕籍放逐嶺南地後李敏坤以司諫入侍
連達前事 上命敏坤放逐六鎭行至金城昌道驛旅舍失
火燒死且子淞道往亦被火幾殊而免 上聞之驚惋解其
謫令該曹恤典舉行人皆傷之泌留金相福與吏判鄭翬良
私語曰敏坤欲烹人而自不免燒死鄭喜聞而播之朝紳間
前司諫俞公彥述聞而惡之乃作敏坤挽詩曰人不能烹身

自厭誰將此語宰君灾人情物態今如此先死非哀後死哀
相福聞而悔怒英宗記事